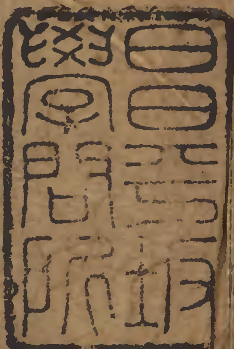


晉書



漢書門類		五五九一號	函	架	冊
二	四	六	五	九	一

內閣文庫		漢書	五五九一號	冊	架	函
六〇	二	九	四	一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91
冊數	24	(9)
函號	280		24

自三十九
至四十四



九五

王沉子浚

荀顗

荀勗

子蕃 藩子遠 圍

馮統

十三

賈充

孫謚 充弟混 族子模 鄭彰

楊駿

弟珣 濟

高光

十一

魏舒

李喜

劉寔

弟智

高光

十五

王渾子濟

王濬

唐彬

王戎

從弟衍

衍弟澄

郭舒

梁廣

十六

山濤子簡

簡子遐

李胤

盧欽

子淳 弟珣 珣子志

郭舒

華表

子虞九

十四

鄭袤子默

默子球

溫羨

盧欽

子淳 弟珣 珣子志

郭舒

華表

子虞九

庾子恒 庾弟矯

石鑒

晉書三十九

列傳第九

王沉

子浚

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沉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為椽累遷中書門下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為治書侍御史轉秘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為文籍先生秀為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沉既不忠於王甚為眾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乃

魏正元中

魏高貴鄉公時

語在文帝紀



氏唐國印

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
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心故
令言者有疑其宜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茲佞於
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與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
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
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皎日主簿陳厥褚碧曰奉省教旨伏用感
歎勞謙日昃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
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
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
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
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沉又教曰夫德薄而位
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

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
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宋本無忠字惠加一州仁也功成
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碧復
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欵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
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
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
虞明不足以竝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
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勳而加上
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
以求盡言也沉無以奪之遂從碧議沉探尋善政按賈逵以來法
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
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竝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

武帝即晉王位

武帝受禪

泰始三年沉卒

三年

革華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為救蜀振蕩邊境沉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南將軍武帝即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沉以才望顯名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與沉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佐命之勲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為縣公邑千八百戶帝方欲委以萬機泰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葬田一頃謚曰元明年帝追思沉勲詔曰夫表揚往行所以崇賢垂訓慎終紀遠厚德興教也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博陵元公沉蹈德居正執心

咸寧中

子浚

太康初

元康初

浚字愨懷太子

清粹經綸墳典才識通洽入歷常伯納言之位出幹監牧方嶽之任內著謀猷外宣威略建國設官首登公輔兼統中朝出納大命實有翼亮佐世之勲其贈沉司空公以寵靈既往使沒而不朽又前以翼贊之勲當受郡公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葬沉素清儉不營產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子浚嗣後沉夫人荀氏卒將合葬沉棺槨已毀更賜東園秘器咸寧中復追封沉為郡公

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沉家遂生浚沉初不齒之年十五沉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為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負外散騎侍郎元康初轉負外常侍遷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為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及愨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黃門孫慮

浚克成都王穎策

趙王倫篡位

河間成都王穎書

共害太子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為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浚擁眾挾兩端遏絕檄書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與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為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眾演與烏丸單于密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圍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

浚助東海越王

浚戰勝苻堅後遺書

懷帝即位

永嘉中

明年

洛京傾覆

械台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穎以主簿祁弘為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克鄴城士眾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浚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烏丸突騎為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兗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制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即位以浚為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為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其別部大飄滑及其弟渴末別部大屠毳等皆為親晉王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鴛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為勒所害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為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覆浚大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勿塵世子疾陸眷并弟

文鴛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率衆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杯逐
北入其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杯遣間使求和疾陸眷遂以鎧馬
二百五十四匹金銀各一籠贖末杯結盟而退其後浚布告天下稱
受中詔承制乃以司空荀藩爲太尉光祿大夫荀組爲司隸大司
農華蒼爲太常中書令李組爲河南尹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
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爲勒所殺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
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合衆代郡上谷廣寧三郡人皆歸于琨浚
患之遂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疾
陸眷并力攻破希驅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復能爭浚遂欲討勒
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名疾陸眷將與之俱攻襄國浚爲政苛暴
將士又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漬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
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後違命

恐浚誅之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名浚怒以重幣誘
單于猗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眷反爲所破時劉琨大爲
劉聰所迫諸避辭游士多歸于浚浚日一本無以強盛乃設壇告類
建立皇太子備置衆官浚自領尚書令以棗嵩裴憲並爲尚書使
其子居王宮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以妻舅崔恣爲東夷校尉又
使嵩監司冀并兗諸軍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爲兗州李暉爲青
州暉爲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道爲當塗高應王者
之讖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爲魏郡守前
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搏司空掾高柔竝切諫浚怒誅之
浚素不平長史燕國王悌遂因他事殺之時童謡曰十囊五囊入
棗郎棗嵩浚之子壻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謡曰幽州城
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矩入聽事時燕國霍

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內
外無親以矜豪日甚不親為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衰
弱浚之承制也參佐皆內斂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
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為主時百姓內叛疾陸眷等侵逼浚喜
勒之附已勒遂為甲辭以事之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為誠
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剋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易水督護
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眾議皆曰胡
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眾遂不敢復諫盛張
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
事浚乃走出堂皇勒眾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于前浚
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餓
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收浚麾

晉書三十九

五

浚見斬
太元二年
子孫
義熙十一年

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得免勒至襄
國斬浚而浚竟不為之屈大罵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
封沉從孫道素為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莧郡
公宋受禪國除

荀顛

荀顛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幼為姊壻陳群所賞
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勲除中郎宣帝
輔政見顛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為魏
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
駿論仁孝執先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顛
營救得免及高貴鄉公立顛言於景帝曰今上踐阼權道非常宜
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母丘儉文欽果不服舉兵反顛預討

仕魏

宣帝輔政

魏高貴鄉公髦立

晉書三十九

六

文帝輔政

魏咸熙中

反書作及

咸熙初
武帝受禪

詔

詔

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戶文帝輔政遷尚書帝征諸葛
誕留顓鎮守顓甥陳泰卒顓代泰為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就職
顓承泰後加之淑慎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
侯顓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內稱之文帝
奏宜依准太傅胡廣喪母故事給司空吉凶導從反蜀平興復五
等命顓定禮儀顓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顓共刪改舊文撰
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阼進爵為公食邑一千八百戶
又詔曰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弘崇王化示人軌儀也朕承
洪業昧于大道思訓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顓明允篤誠思心
通遠翼亮先皇遂輔朕躬實有佐命弼導之勲宜掌教典以隆時
雍其以顓為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
馬親兵百人頃之又詔曰侍中太尉顓溫恭忠允至行純備博古

泰始十年顓卒

詔

詔

咸寧初

子孫
中興初

洽聞耆艾不始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時以正德大
序雅頌未合仰顓定樂事未終以泰始十年薨帝為舉哀皇太子
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臨淮公顓
清純體道忠允立朝歷司內外茂績既崇訓傳東宮徽猷弘著可
謂行歸于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溫明秘器
朝服一具衣一襲謚曰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
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
將配饗宗廟所司奏顓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饗清廟顓明三禮
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苟勗賈充之間初皇
太子將納妃顓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
顓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顓兄玄孫序為顓後封臨淮公序
卒又絕孝武帝又封序子恒繼顓後恒卒子龍符嗣宋受禪國除

荀勗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棐射聲校尉父盼早亡勗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爲安陽令時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正叅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鄉公欲爲變時大將軍掾孫佑等守闔闔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謂幹曰不有人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勗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庶人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

宰天下宜杖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爲之備帝卽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勗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勗啟伐蜀宜以衛瓘爲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帝卽晉王位以勗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勗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勗爲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帝

間竝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勗於一作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俄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為佐命功臣列於銘饗及王濬表請伐吳勗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為亭侯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封孫顯為潁陽亭侯乃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書特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勗勗對曰諸王公已為都督而使

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背置軍官兵還當給國而闕邊守帝重使勗思之勗又陳曰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為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疎不同誠為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忽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略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以為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為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勗言為允多從其意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負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

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
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
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
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
問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
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
聽矣去竒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
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畱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息
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
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捐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
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爲百吏所黷二
三之命爲百姓所廢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

成君子心競而不力争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
奸矣凡此皆愚心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
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宣室付三府然施
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爲善
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
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
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
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
聽比前行所省皆須吏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勗論議損
益多此類太康中詔曰勗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
洽之才久典內任著勲弘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宜登大位毗贊
朝政今以勗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

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竝薨太子太傅又缺勗表陳三公保
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
部尚書山濤皆可為司徒如以瓘新為令未出者濤即其人帝並
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充土尤甚勗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
下啟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為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曰今天
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為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
程咸張暉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為政皆愚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
諫漢文謂獸圈畜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
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
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
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
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

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時帝
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最還盛稱太子之
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
統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
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族
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
其壻武統亦說勗曰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勗並默然不應退而
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官
達人間宜識吾此意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
及失之甚惘惘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
及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
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

太康十年最卒

子孫

孫綽
永嘉末

子藩
元康中
永嘉末

建興元年

達之退惡不退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最乃奉詔視職最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十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布百疋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諡曰成最其子其達者輯藩組輯嗣官至衛尉卒諡曰簡子峻嗣卒諡曰烈無適子以弟息識為嗣輯子綽綽字彥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傳於世永嘉末為司空從事中郎沒於石勒為勒參軍

潘字大堅元康中為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鍾磬以從駕討齊

王罔勲封西華縣公累遣尚書令永嘉末轉司空未拜而洛陽陷

沒藩出奔密王浚承制奉藩為留臺太尉及愍帝為太子委藩督

攝遠近建興元年薨於開封年六十九因葬亡所諡曰成追贈太

藩子遠

遠東渡江

太興初

保藩二子遠闔

遠字道玄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長

沙王乂以為參軍乂敗成都王為皇太弟精選僚屬以遠為中舍

人鄴城不守隨藩在密元帝召為丞相從事中郎以道險不就愍

帝就加左將軍陳留相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愍帝欲納遠女先徵

為散騎常侍遠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為軍諮

祭酒太興初拜侍中遠與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遠為吏部尚

書遠深距之尋而王敦討協協黨與並及於難唯遠以疎協獲免

敦表為廷尉以疾不拜遷太常轉尚書蘇峻作亂遠與王導荀崧

並侍天子於石頭峻平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靖注嗣

闔字道明亦有名稱京都一作師為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

馬齊王罔辟為掾罔敗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闔與罔故吏李述

藩子闔

圖東渡江
中興建

太寧二年

子組

稽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為太傅主簿中書郎與遂
俱渡江拜丞相軍一本缺祭酒中興建遷右軍將軍二字轉少府明帝
嘗從容問王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闇才明過遂帝以語廙
亮亮曰遂真粹之地亦闇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
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封射陽公太寧二年卒追贈衛尉諡曰定

子達嗣

組字大章弱冠太尉二行見而稱之曰夷雅有才識初為司徒左
西屬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為從事中郎轉左長史歷太子中
庶子滎陽太守趙王倫為相國欲收大名遷海內德望之士以江
夏李重及組為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為左右司馬倫篡
以組為侍中及長沙王又敗惠帝遣組及散騎常侍閻丘沖詣成
都王穎慰勞其軍帝西幸長安以組為河南尹遷尚書轉衛尉賜

永嘉

建興初

藩卒

明年

爵成陽縣男加散騎常侍中書監轉司隸校尉加特進光祿大夫
常侍如故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惟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
諷議而已永嘉未復以組為侍中領太子太保未拜會劉曜王彌
逼洛陽組與藩俱出奔懷帝蒙塵司空王浚以組為司隸校尉組
與藩移檄天下以琅琊王為盟主愍帝稱皇太子組即太子之舅
及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事與藩竝保滎陽之開封建興初詔
藩行畱臺事俄而藩薨帝更以組為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
隸復行留臺事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進封臨穎縣公加大夫
世子印綬明年進位太尉領豫州牧假節元帝承制以組都督司
州諸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頃之又除尚書令表讓不拜及西都
不守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勸進帝欲以組為司徒以問太常賀
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實允眾望於是拜組為

大興初

永昌初

組子奕

奕東渡江
元帝踐阼

司徒組逼於石勒不能自立大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江
給千兵百騎組先所領仍皆統攝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羨並
錄尚書事各加班劍六十人永昌初遷太尉領太子太保未拜薨
年六十五謚曰元子奕嗣
奕字玄欣少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侍講東宮出為鎮東叅軍行
揚武將軍新汲令愍帝為皇太子召為中舍人尋拜散騎侍郎皆
不就隨父渡江元帝踐阼一作拜中庶子遷給事黃門郎父憂去
職服闋補散騎常侍侍中時將繕宮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
夫奕駁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容載在雅頌今陳留王
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
所崇體國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閭僕射孔愉難奕以
為昔宋不城周陽秋所譏特蠲非體宜應減夫奕重駁以為陽秋

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逋替莫肯率
職宋之于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
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為宜
除於國職為全詔從之時又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下博
士郭熙杜援等以為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曰天
子修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謂宜盡
敬事下門下奕議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
小會自可盡禮又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為詔則云
敬問散騎優冊則曰制命今詔文尚異況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
同詔從之咸和七年卒追贈太僕謚曰定

馮統

馮統字少胃安平人也祖浮魏司隸校尉父貞汲郡太守統少博

咸和七年

納宣統

涉經史識悟機辯歷仕為魏郡太守轉步兵校尉徙越騎得幸於武帝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受日隆賈充荀勗竝與之親善充女之為皇太子妃也統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統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伐吳之役統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秣陵遷御史中丞轉侍中帝病篤得愈統與勗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勗勗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已乃使統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為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篤既納統勗邪說遂為身後之慮以固儲位既聞攸殞哀慟特深統侍立因言曰齊王名過於實今得自終此乃大晉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收淚而止初謀伐吳統與賈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納內懷慙懼疾張華如離人華外鎮威德大著朝

事具張華傳卷七

太康七年

兄恢身傳卷

論當徵為尚書令統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而止事具華傳太康七年統疾詔以統為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尋卒二子播熊播字長秋熊字文罷中書郎統兄恢自有傳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靜動旣形悔吝斯及有辛之賸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譏其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為幄中之士桐宮之謀遽泄武闈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疾藜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孕本質絲因家之王遂登顯秩擢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名諸侯宜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獯虜遷播乘輿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

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毒痛坐致焚
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景
倩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視齊逸軌而長驚孝敬足以承親周慎
足以事主刊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
褒閭而偶震雖廢興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
於斗粟興謠踰里成詠勗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統外騁戚施內窮
狙詐斃攸安賈交勗讎張心滔楚費過踰晉伍爰綠獻壽空取慰
於仁心統之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
矣

賈曰處道文林胡貳爾心彭祖凶孽自貽伊感臨淮翼翼孝形于
色安陽英英匪懈其職傾齊附魯是為螫賊統之不臧交亂罔極

晉書三十九 列傳第九

晉書三十九 列傳第九

晉書四十

晉書四十

列傳第十

賈充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逵晚始
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為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
父爵為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辯章節度事皆施用
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叅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母丘
儉文欽於樂嘉帝疾篤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
十戶後為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
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
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
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

帝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為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為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剋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眾距戰於南關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即位進封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戶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謀反於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沉羊祐荀勗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沂侯

為晉元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群官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玉業方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問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穎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為魯國太夫人充所定新律既班于天下百姓便之詔曰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間咸欲辯章舊典刪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德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充獎明聖意諮詢善道太傅鄭沖又與司空荀頌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穎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頌騎都尉成公綏荀輝尚書郎柳軌等典正其

事朕每鑒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爲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故典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綰五百疋固讓不許後代裴秀爲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爲侍中賜綰七百疋以母憂去職詔遣黃門侍郎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囂宣諭使六旬還內充爲政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鎮充復上表欲立勲邊境帝竝不許從容任職褒貶在已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

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氏羗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曰秦涼二境比年屢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異類扇動害及中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由所任不足以內撫夷夏外鎮醜逆輕用其衆而不能盡其力非得心腹之重推轂委成大匡其弊恐爲患未已每慮斯難忘寢與食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達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其以充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旣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

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頌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是羊祜密啟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時吳將孫秀降拜爲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會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勗叅醫藥及疾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及是帝聞之徒和光祿勳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咸寧三年日食於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丘益其封寵倖愈甚朝臣咸側目焉河南尹王恂上言

咸寧三年

訓太后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子禮充議以爲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與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爲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徙屯項王濬之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宜名諸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

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爲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同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轅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戶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混從孫關內侯衆增戶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慙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與群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六帝爲之慟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袞冕之服綠綬綬御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繫路輜輶車帳下馬大車椎斧文衣

武賁輕車介士塋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一頃與石苞等爲王功配饗廟庭謚曰武追贈充子黎民爲魯塋公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妬忌初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卽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替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謚爲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轉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勳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且漢之蕭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

惠帝

尊顯勲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孫韓謚為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謚為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已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為比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自充薨至葬賻賜二千萬惠帝即位賈后擅權加充廟備六佾之樂母郭為宜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即廣城君也武帝踐阼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刑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答詔託以謙冲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愧也而荃為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

武帝踐阼

充卒後

而還其母時沛國劉舍母及帝舅羽林監王虔前妻皆母丘儉孫女此例既多質之禮官皆不能決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為海內準則乃為李樂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濬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僚陳母應還之意眾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黃門將宮人扶去既而郭槐女為皇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恚憤而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為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

賈后廢

證以下當揭
外證
父韓壽

郭二女乃欲令其母祔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乃得合葬
李氏作女訓行於世謚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
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司空掾充
每讌賓僚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
不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
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為
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
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
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
女密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
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閣嚴峻不知所由得人乃夜中陽驚託言有
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

元康初
證

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祕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
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謚好學有才思既為充嗣繼
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鑠繫黃門侍郎其為威
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
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
或著文章稱美謚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榮陽潘岳吳國陸
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
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
索秀穎川陳瞻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興劉琨皆
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
軍廣城君薨去職喪未終起為祕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
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

二十四友之姓名

議晉書

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謚上
議請從泰始為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
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謚議騎都尉
濟北侯荀駿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為宜用正始開元博士
荀熙乃協謂宜嘉平起年謚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尋轉侍
中領祕書監如故謚時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謚
受拜誠左右勿使人知於是眾疑其有異志矣謚既親貴數入二
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弈棋爭道成都王穎在
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謚何得無禮謚懼言之於后遂出
穎為平北將軍鎮鄴及為常侍侍講東宮太子意有不悅謚患之
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於中丞臺又蛇
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謚甚恐及遷侍中

陷太子
趙王倫廢賈后
謚見斬

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謚於殿
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有
器望及壽兄輩令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友鑿謚母賈午皆伏誅
初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
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
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
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
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
斬張華汝之闇顛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且夕加罪充因叩頭流
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係
嗣死於鍾虞之間太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
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

趙倫敗

永興中

泰始中

弟混
太康中

從子模

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謚死於鍾下
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趙王倫之敗朝
廷追述充勲議立其後欲以充從孫散騎侍郎聚為嗣眾陽狂自
免以子禿後充封魯公又病死永興中立充從曾孫湛為魯公奉
充後遭亂死國除泰始中人為充等謠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
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充弟混字官奇篤厚自守無殊才能太康中為宗正卿歷鎮軍將
軍領城門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大將軍儀同三司充
從子彛遵並有鑒裁俱為黃門郎遵弟模最知名

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沉深有智身確然難奪深為充
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恒憂已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
不可掩也起家為邵陵令遂歷事二宮尚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

為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戶及楚王瑋矯詔害汝
南王亮太保衛瓘詔使模將中騶二百人救之是時賈后既豫朝
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為侍中模乃盡忠匡弼推
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乃加授光祿
大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事一作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
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憚之加貪冒聚
斂富擬王公但賈后性甚強暴模每盡言為陳禍福后不能從反
謂模毀已於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讒間之徒遂進模不得志憂憤
成疾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子遊字彥將嗣歷
官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

郭彰

郭彰附

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妻待彰若

同生歷散騎常侍尚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及賈后專朝彰豫參權勢物情歸附賓客盈門世人稱爲賈郭謂謚及彰也卒謚曰烈

楊駿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爲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案盛弘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矣尚書褚碧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畱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羣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

武帝疾篤

圖

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領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曰昔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徃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詰鑒識明遠毗翼二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跡阿衡其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劾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託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百人自衛不恭之迹自此而始惠帝卽位進駿爲太傅大

武帝崩

惠帝卽位

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慮左右間已乃以其甥段廣張邵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駿弟珧濟皆有雋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闇於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咸以爲違春秋踰年書卽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年焉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卽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衆爲政嚴碎復諫自用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爲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弘訓少府

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殿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爲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未_{一作}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道事皇太后黃門董猛始自帝之爲太子卽爲寺人監在東宮給事於賈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與肇觀潛相結託賈后又令肇報大司馬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肇報楚王瑋瑋然之於是求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爲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啓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

駿殺

永寧初

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眾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為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祗因謂羣寮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出兵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廄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閹纂殞斂之初駿微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

詔文

弟珧

表文

表文

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為衛焉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蔣亭侯楊超為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珧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為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匹珧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搆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中軍候成粲謀欲因見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為大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論盡矣珧臨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

珽見刑

弟濟

張華當時皆謂宜為申理合依鍾繇事例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
讎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
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
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
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為稱職與兄
珽深慮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出王祐為河南大守
建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斌
數諫止之駿遂疎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
門戶可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
無為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
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為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

濟遇害

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疎外宗室宜與四海共
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難發
之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為保傅當至東宮
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
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
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
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
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
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
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間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

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据識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贊曰：公簡便佞心，乖雅正邀遇，時來遂階榮命，乞丐承緒，凶家亂政，瑣瑣文長，遂居棟梁，據非其位，乃底滅亡，珧雖先覺，亦懼禍殃。

晉書四十一 列傳第十一

魏舒

列傳第十一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

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

氏一作祖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

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

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學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修

常人之節，不為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好騎

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為事。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為台

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

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

魏舒字陽元

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舒自知當為公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滿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沘池長遷浚儀令入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立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眾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

太康初

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滎陽一郡太守甚有聲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為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為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尚書以公事常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為左僕射領吏部上言今選六宮娉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聘官成嘉禮贊重使輕以為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於典制為弘有詔詳之眾議異同遂寢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有威重德聲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畱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為殺公慘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

山濤卒

舒為司徒

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宛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郤詵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人允敘出贊袞職敷弘五教惠訓播流德聲茂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沖讓辭旨懇誠申覽反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牀帳簾褥自副以舍人四人為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勳奉策主者詳案典禮令皆如舊制於是賜安車朝馬門施行馬舒為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

太熙元年舒卒

子混

詔

庶孫融
從孫晃

祿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贈賻優厚諡曰康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為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為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詔曰舒惟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性然為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賜陽燧四望總牕戶阜輪車牛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李熹

李熹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熹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熹為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熹母疾篤乃竊踰泫氏城而徒還

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志節後爲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閣熹因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帝輔政命熹爲大將軍從事中郎熹到引見謂熹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熹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熹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討母丘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百寮震肅焉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司馬卬爲寧北將軍鎮鄴以熹爲軍司項之除涼州刺史加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綏御華戎甚有聲績羌虜犯塞熹因其隙會不及啓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尅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於是請還許之居家月餘拜冀州刺史累遷司隸校尉及魏帝告禪于晉熹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沖奉策泰

始初封祁侯熹上言攻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

書僕射武陔

俱

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諡

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救羣僚各慎所思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熹爲二代司隸朝野稱之以公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熹爲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廢闕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傅并攝衆事熹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曰光祿大夫特進李熹杖德居義當升台司毗亮

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為可以頤神而虚心之望能不慙然其因光祿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祿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初意為僕射時涼州虜寇邊意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為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廷深悔焉以熹清素貧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熹上疏諫爭辭甚懇切熹自歷仕雖清非異眾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謚曰成子贊嗣少子儉字仲約歷左積弩將軍屯騎校尉儉子弘字世彥少有清節永嘉末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劉寔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廣斥丘令寔少貧甚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

任魏晉文帝

鍾會鄧艾伐蜀

崇讓論文

潔已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為河南尹丞遷尚書郎廷尉正後歷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眾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化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

堯之爲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

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者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

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真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為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

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仗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之一作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干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為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

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多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以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

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舉，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貴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脩之於已，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樂廩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

泰始初

咸寧中

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讒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為先務，則群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泰始初，進爵為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為太常，轉尚書。杜預之伐吳也，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初，寔妻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為大司農，又以夏罪免。是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為當，後起為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為師。

元康初

九年
遂為太傅

太安初

惠帝崩
懷帝即位

王

元康初，進爵為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及長沙成都之相攻也，寔為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即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上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漢，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飪鼎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為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以吏之為重，謂

宜聽寔所守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故能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於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就諮于君副朕意焉歲餘薨時年九十一諡曰元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裊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卹親故雖禮教陵遲而行已以正喪妻為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為徹輒不應辭以王

子躋

弟智

太康末

父命祭仲失為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有二子躋夏躋字景雲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污棄放於世

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為祕書監領南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諡曰成

高光

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習家業明練刑理初以太子舍人累遷尚書郎出為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是時武帝置長一作黃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為長沙御史秩與

元康中
趙盾復位
齊王周輔政

惠帝幸長安

惠帝還洛陽

懷帝即位

光卒
子韜

中丞同遷廷尉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時趙王倫篡逆光於其
際守道貞全及倫賜死齊王冏輔政復以光為廷尉遷尚書加奉
車都尉後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勲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戶于時
朝廷咸推光明於用法故頻典理官惠帝為張方所逼幸長安朝
臣奔散莫有從者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光
兄誕為上官巳等所用歷徐雍二州刺史誕性任放無倫次而決
烈過人與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恒輕侮之光事誕愈謹帝既還洛
陽時太弟新立重選傳訓以光為少傅加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及
懷帝即位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與傅祗並見推崇尋為尚書令
本官如故以疾卒贈司空侍中屬京洛傾覆竟未加諡子韜字子
遠放佚無檢光為廷尉時韜受貨賂有司奏案之而光不知時人
雖非光不能防閑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為累初光詣長安置

東海越輔政
韜遇害

臺以韜兼右衛將軍韜與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於喪中往來
不絕時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密與太傅參軍姜
頤京兆杜概等謀討越事泄伏誅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魏舒
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季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
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歟
贊曰舒言不矜憲對千乘子真宣茂雅志難陵進忠能舉退讓攸
興皎皎瑚器來光玉繩

晉書四

惠帝長安

懷帝長安

懷帝長安

懷帝長安

東晉書

與趙如臨器來此王縣
 贊曰論言不令其陛下乘千真官效罪志難與匪忠請舉其難外
 云貪人效賊豈隱其之請煥
 隱哀發亂華語難登琳寶山烈絲李味世開世權當官五為請
 史曰曰不士競而文中亂情而實不許其不且而進亦領也發給
 與京兆林琳等情其事其大精
 不蘇却東或王斌帥其不障雖醉眠人心官望密與大計終軍美
 臺以醴兼式備洪軍醴與強省小人交也又與卒以兌與中甘來

晉書四

列傳第十二

王渾字仲德

王渾字仲德，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交採爽誅，隨例免。起為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成惠帝散騎常侍。成熙中，為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時年荒歲饑，滿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始初，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便宜，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萬淑向七，其不意。至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為關內侯。

武帝受禪

泰始初

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圍爲邊害
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
百八十餘戶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
地必險必難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
一將居等五人又遣歿吳獲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
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
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
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一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
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
威名益振司日渾始齊江登建鄴宮醪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
精軍案甲不進武王濬之後 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

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
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
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
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弟
湛爲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
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
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
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
典進齊王攸爲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
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
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
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

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爲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修絜義信
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
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
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
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佃駿各處
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
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
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
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
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
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
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

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畱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
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
無偏重相傾之勢今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
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
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
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卽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
陵比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
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阜服
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
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
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
使物情可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

太熙初
惠帝卽位

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為便帝然之又詔渾錄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諡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元康七年渾卒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為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為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時譏議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既諫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人為侍中

時渾爲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脍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軋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

濟先渾卒

子弟

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奕碁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王濟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

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濬設方略悉誅弘等以勲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畱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棹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荆揚賢愚莫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

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夜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充荀勗陳諫以爲不可唯張華固諫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楊剋之擒其丹楊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鑊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鑊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剋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大守

虞忠于戊剋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剋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計送降文於濬曰吳郡孫皓叩頭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開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露次遠臨江渚舉國震驚作惶假息刻湍敢緣天朝舍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于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襯率其僞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

其縛受壁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帝遣使
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
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
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
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
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
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
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
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
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
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
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出詔書

臣

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
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騫直造秣
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
鎮東大將軍佃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
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
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軍一無在北
岫遣書與臣可暫過來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
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
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
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
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
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首都亭

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常今之急不可承用
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
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
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
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懃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
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勲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
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六日起洛陽其間懸闊
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
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非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捲
皓以眾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一作坐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
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為小誤臣至
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喑不可聽

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愚蠢以為事君之道唯
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
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
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
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
以征討之事雖燕主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
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疎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
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云濟軍得吳寶
物浚復表曰被壬一本作戊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
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烧皓偽宮輒公文
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

而前期於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爲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旣反謗書盈篋况臣頑疎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恨彊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脣齒夫犯上千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牙並處世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

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搆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爲二五之應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况臣脆弱敢不悚慄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去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烧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紀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竒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統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

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眾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救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是適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耶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劫取布帛臣衙門將軍馬潛卽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十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

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嗜故其宜耳渾案臣瓶磬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敘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既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疎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濟至京都有司奏濟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濟前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爲經通濟不卽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濟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又奏濟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赦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濟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伍置此營自濟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依

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爲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戶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蘭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未亦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

本康美年濬卒

子孫

太康十年

表文

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濬平吳之後以勳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後又轉濬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諡曰武葬栢谷山大營塋域塋垣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柏茂盛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潁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言之曰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長驚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今皇澤被於九州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

寵之號墜於近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况濬建元勳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卒不見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太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恒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沈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進

上簿張暉俱陳吳有可兼之勢沈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顯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爲鏡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顯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彬密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爲見事直言者謂之觸逆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答對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

秦始皇

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爲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
壓內外願無以爲慮俄除尚書水部郎秦始初賜爵關內侯出補
鄴令彬道德齊禮暮月化成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
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
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
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又詔彬監
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
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
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
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
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詔曰廣武
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寇南臨蠻越撫寧疆場有綏禦之績

彬伐吳策

吳平

彬鎮北邊

又每愜慨志在立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啓戎行獻俘投誠勲
效顯著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
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預焉北虜侵
掠北平以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
旣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是
鮮卑二部大莫虜隨何等並遣侍子入貢兼修學校誨誘無倦仁
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縣
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
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虜彬欲討之
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
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
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閭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

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虚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諡曰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遙征渾既獻捷橫江濬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

遂乃喧贖宸宸戮亂彝倫既爲戒於功臣亦致譏于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儁材雖多亦奚以爲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贊曰二王總戎淮海倂同渾既害善濬亦矜功武子豪傑夙參朝列逞慾牛心紆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史臣曰... 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贊曰二王總戎淮海倂同渾既害善濬亦矜功武子豪傑夙參朝列逞慾牛心紆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元康初

元康初

元康初

元康初

而德已卒乃為之立碑元康初年史記有之
 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休戚處士
 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
 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
 禮發遣以副於邑之學於是四人皆到
 贊曰王縣廷並武外同軍殖善善亦
 交其其昔之計始
 淋男繼交年圖飛戰留其顯之風贊
 若王齊遂魏父之蘇心非年亡之朋
 遂入宜觀氣象擇機命到為其也引亦
 好端干前命豈不計

晉書四十三

列傳第十三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
 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
 林之交一作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
 矣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
 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
 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
 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
 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
 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

魏山濤

咸熙初

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道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

武帝受禪

泰始初

詔

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爲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且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爲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

咸寧初

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
 陳情章表數十上不攝職為左丞白稟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
 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聞濤不
 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為加曲私
 臣亦何心屢陳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稟奏君
 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
 職令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
 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喻旨
 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
 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
 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眾情不察以濤輕
 重任意或諧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單

^{一作}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眾情乃寢濤所奏甄
 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
 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悞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
 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
 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
 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瞶不能自勵君臣父
 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
 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
 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
 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為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
 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以
 為無專節之尚違至公之義若實沈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

太康初

詔

詔璿曰濤以德素爲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既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爲世模表况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耶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於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焱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

濤論武備之奇廢

表

表

詔

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勲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羣望豈宜冲讓以自損損邪已勅斷章表使者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賜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諡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

太康四年濤卒

子該 淳允 謨

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表毅嘗為鬪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子瑋字彥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淳字子玄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並少疴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疴陋不肯行濤以為勝已乃表曰臣二子疴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

司空掾

子簡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

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

初為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為青州刺史徵拜侍中

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

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為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為尚書

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疏曰臣

以為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

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已來風

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

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

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

光熙初 永嘉初

疏文

永嘉三年
天下分崩

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爲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言後進雋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敘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襄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震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

簡子遐

事時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湯爲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爲賊嚴疑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涕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遐字彥林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窮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爲東

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人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于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繫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
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
可言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
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
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

爛如

七歲於宣武塲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

皆奔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
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
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
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
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
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
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已禊洛
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
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
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
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

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爲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眾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爲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

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修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冲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震外內戎誡繇曰大事之後當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

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暮而戎奏還
 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
 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
 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圯
 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
 戎坐免官齊王固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為軍
 司博士王繇曰濬冲一本作著仲譎詐多端安肯為少年用乃止惠帝反
 宮以戎為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顥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
 固檄書至固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
 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
 其善為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
 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

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固
 謀臣葛旆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
 於是百官震悚戎偽藥發墮屮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遽伯
 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
 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寮
 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致大官道
 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
 錢不知紀極每日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
 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
 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懼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
 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護譏於
 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

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邲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笑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邲縣時年七十二諡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綬綬本作縷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常經黃公酒壚下過顧為後車客曰吾昔與稽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稽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繼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為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為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又為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眾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嘗從古人中求之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為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為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為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

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行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行處之自若行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行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行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行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行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黜復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

行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行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行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行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行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行曰行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行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旨懇惻行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行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行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篡位行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爲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行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行爲

中軍帥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
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
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
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
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
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
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
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衆心
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
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至於此今
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
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

衍遇害

衍弟澄

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
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
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
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責乎
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
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
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儁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
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
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子少慕簡曠
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藩用爲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
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爲盜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

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窗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爲天下人士曰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大雋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爲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勲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懽極娛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爲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爲

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殼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澄旣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爲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嶷所獲疑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散衆而還旣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旣而襲之於寵洲以其妻子爲賞沈

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弼爲
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
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
舒南平太守應璩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
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弼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冲叛于豫
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弼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郭
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
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弼天
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內史武察爲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
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表遂瓌故吏也託爲瓌報仇遂舉兵逐
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毋丘邈討之爲遂所敗會元帝徵澄
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

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
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
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
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弼通信澄曰
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
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搃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
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敦故吏佐著作郎桓
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諡詔復澄將官諡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
右軍司馬

郭舒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少府范晔
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爲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爲領軍

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為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舍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為治中喪母去職劉弘收荊州引為治中引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為主討逆賊郭勵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為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眾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修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為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士人宗奭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斫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搯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歛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畱屯沌口採稻湖澤以自給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飢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

少與杜曾厚曾嘗召之不往曾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為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為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為右丞敦畱不遣敦謀為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荊州別駕宗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謀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都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為營太守樂胤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胤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陷鼻灸眉頭舊疾一作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爲梁州刺史。病卒。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清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爲業。人無知者。性沖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爲荊州刺史。聞廣爲夏侯玄所賞。乃舉爲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者。舊速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竒之。曰。自昔諸賢。旣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

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旣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虵。廣意杯中虵。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痾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玠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卽愈。廣歎曰。此賢

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爲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母輔之等皆亦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多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

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救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爲僕射轉廣爲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爲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又遣難而廣旣處朝望肇小讒謗之又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又猶以爲疑廣竟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爲之流涕三子凱肇謨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肇當位羣

廣卒
三子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豈台揆之
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濟仲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
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旣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
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
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貸頽牆之墮猶有禮也平子
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失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
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
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爲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
及道暎將聖事乖躋指操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
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懷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末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濬冲居鼎談優務
劣夷甫兩顧退求三穴神亂當年忠乖曩列平子陵侮多於用拙

樂令披雲高天澄徹

晉書四十四

列傳第十四

鄭袤

子默 默子球

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袤如已子年十七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爲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以諷奸雄終必爲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爲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空王朗辟爲掾袤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袤遷尚書郎出爲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爲諸縣之最遷尚書右

魏武帝初

華川毛鳳堂氏甫印

魏高貴鄉公景即位

丞轉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袁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袁在廣平以德化為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即位袁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迎于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宗正毋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于城東袁疾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為恨肅以語袁袁自輿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袁共載曰計將何先袁曰昔與儉俱為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

魏道鄉公景立
景元初

武帝踐阼
泰始中

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袁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戶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阼進爵為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泰始中詔曰光祿密陵侯袁履行純正守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袞職之闕今以袁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袁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警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篋褥錢五十萬九年薨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絹布

九年袁卒

子默

武帝受禪

各百匹以供喪事諡曰元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詡稱予位
竝列卿

默字思元起家秘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
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封關內侯遷司徒
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奕俱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
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
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
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
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為散騎常侍初帝以貴
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求之州內于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
默文帝與褒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
祀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

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
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
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為廷尉是時
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
慎不染其流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為博士謂默曰卿
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為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
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竝立異議默
容過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自陳懇至
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為大司農轉
光祿勳太康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諡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
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父楊駿先欲
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

太康元年默卒

默子球

永嘉年球卒
球弟豫
永嘉末

父信

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寬沖博愛謙
虛溫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廝養不加聲
色而猶有嫌怨故士君子以為后世之難子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宮成都王為大將軍起義討趙王倫
球自頓立太守為右長史以功封平壽公累遷侍中尚書散騎常
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諡曰元球弟豫永嘉末為尚書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
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
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
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

泰始初

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房室恒
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既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
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
孝聞容貌質素頽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遂言必有則初仕郡上
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參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清
簡入為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平賜爵關內一本侯
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
繩百官憚之伐蜀之役為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後為河南尹
封廣陸伯泰始初拜尚書進爵為侯胤奏以為古者三公坐而論
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
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
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群公詢納

咸寧初

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觀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使領司隸校尉胤屢自表讓忝傳儲宮不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竝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胤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為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為任職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勳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絕其章表胤不得已起視事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諡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竝履忠

太康三年胤卒

子孫

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真長修固字萬基散騎郎先胤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彥道歷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陽平太守真長位至太僕卿修黃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盧欽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為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琅邪太守宣帝為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為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河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軺臥車各

武帝受禪

咸寧四年欽

一

一

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鎮寬猛得中疆場無虞入為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為廉平咸寧四年卒詔曰欽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于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內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沒朕甚悼之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諡曰元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為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竝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為務祿俸散之親故不營貲產動循禮典妻亡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

子淳

子志

志為成都王穎謀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重之以為國子博士祭酒秘書監皆不就欽弟珽字子笏衛尉卿珽子志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為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為謀王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眾不召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掾屬以志為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鋒都督趙驤為倫所敗士眾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凌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衄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眾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

逕得濟河此之大勳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
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竝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
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罔
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爲武強侯加散騎常侍
及河間王顥納李含之說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
之志正諫不從及罔滅穎遙執朝權遂懷缺望之心以長沙王乂
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乂時荊州有張昌之亂穎表求親征
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迴兵以討乂志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
勳及事平歸功于齊辭九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饑人葬
黃橋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矣逆寇縱肆猾擾荆
楚今公掃清群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
王者之事也穎不納及乂死穎表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

乘輿敗于蕩陰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
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
鄴不欲去穎未能決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謚兄子綝殿中武賁千
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時有道士姓黃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
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乾一作乾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復
散志于營陣間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得百餘
人志入帝問志曰何故一作敢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
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于是御犢車便
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
仗甚盛志喜于復振啓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旣達洛
陽志啓以滿奮爲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絹
二百匹綿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河間王顥聞王浚起兵遣

穎卒
永嘉
志遇害

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方遂逼天子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驚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穎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顯啓帝復穎還鄴以志為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穎穎還長安未至而聞顯斬張方求和於越穎住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即還就穎于武關奔南陽復為劉陶所驅迴詣河北及穎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為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為劉粲所虜與次子謐訖等俱遇害于平

陽長子諶

志子諶

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女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州舉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沒隨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為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為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為劉聰所害琨為司空以諶為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即諶之從母既加親愛又重其才值建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諶為別駕匹磾既害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絕段末波在遼西諶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于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于是即加弔祭累徵諶為散騎中書侍郎而為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為季龍所得以為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

建興末

謙遇害
永和七年

悦

石氏謙隨閔軍于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謙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為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悦穎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竝淪陷非所雖俱顯于石氏恒以為辱謙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于世悦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孫劉琨妻之姪也與謙俱為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為末波佐史沒石氏亦居大官其綽憲暢竝別有傳

華表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為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為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禍作頻稱疾歸下舍故免于大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

正元初

泰始中

國

咸寧元年表卒

子虞

泰始初

伐當作代

子少傳轉光祿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為太中大夫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祿賜與卿同門施行馬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王宏等竝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為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二諡曰康詔賜朝服有六子虞岑嶠鑿澹簡
虞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與姻親故虞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為中書通事郎泰始初遷穴從僕射少為武帝所禮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虞固辭廷旨初表有賜客在馮使虞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伐以奴及毅以貨賕致罪獄辭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虞而毅亦盧氏壻也又中

國

書監荀勗先為中子求廩女廩不許為恨因密啓帝以袁毅貨賕者多不可盡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廩當之又緣廩有違忤之咎遂于喪服中免廩官削爵土大鴻臚何遵奏廩免為庶人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廩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廩為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為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入議平處者褒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為重依律應聽襲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之爵命皆去矣何為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廩以肅貪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群下復之此為上下正相反也於是有司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混以世孫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能語故得不拜世咸稱之廩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行于世

太康初

惠帝即位

與陳勰共造階闌於宅側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臺望見廩首藉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為中書監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進爵為公廩應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動遵禮典得傳導之義後年衰病篤詔遣太醫療病進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后求以女配廩孫陶廩距而不許后深以為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諡曰元三子混蒼恒

廩子混

沒於石勒

廩子蒼

蒼字敬叔為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潁父子並遇害恒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為稱尚武帝女榮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廩子恒

元康初

隆帝即位

國

元康初東宮建恒以選為太子賓友賜爵關內侯食邑百戶辟司徒王渾倉曹掾屬除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俄拜領軍加散騎常侍愍帝即位以恒為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恒為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為外援恒與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沒時群一作郡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為元帝所誅以此為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群從乎即召恒補光祿勳恒到未及拜更以為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彝議須還洛乃修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即便郊崇宜於此修立司徒荀組驃騎將軍王導同恒議遂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絜嘗敬重而華恒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與一作祭如不祭况宗

太寧初

成帝即位

咸和初

蘇峻之亂

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恒為廷尉頃之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軍事王敦表轉恒為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恒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恒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初恒為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為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寇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典撰定禮儀并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竝施用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九冊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諡曰敬恒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

子嶠

泰始初

太康末

元康初

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為尚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
 嶠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為大將軍辟為掾屬補尚書
 郎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安
 平太守辭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
 侍中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
 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
 微懷以為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昨乃日新唯願陛
 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沖靜和氣畜養精神
 頤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群下之
 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為慮元康
 初封宜昌亭侯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
 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秘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

元康三年

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
 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典官制事由
 是得徧觀祕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
 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九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
 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
 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
 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
 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秘府後太
 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為東宮傅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
 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宮及安邊零
 祭明堂辟雍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修蠶宮之禮置長
 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諡曰簡嶠性嗜酒率常沉醉

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秘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為佐著作郎使
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徽又奏嶠少子暢為佐著作郎克成十
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嘉喪亂經籍遺
沒嶠書存者五三作十餘卷嶠有三子頤徹暢頤嗣官至長樂內史
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荊州為賊所害時年四
十

石鑿

石鑿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歷尚書郎
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為并州刺史
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為司隸校尉轉尚書
時秦涼為虜所敗遣鑿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偽免官後為
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

武帝受禪

詔

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鑿備
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中間黜
免未久尋復授用冀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
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
久之拜光祿勳復為司隸校尉稍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
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
廢不復行至鑿有詔令會遂以為常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
武帝崩鑿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傅
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
太后令帝為手詔詔鑿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
領催鑿速發鑿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道還許昌
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

太康末
武帝崩

元康初

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人美之尋薨諡曰元子陋字處賤襲封歷屯騎校尉

溫羨

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竝知名於世號曰六龍羨少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為掾遷尚書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為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及齊王問輔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先是張華被誅問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為非羨駁之曰自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為已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

惠帝即位
齊王問輔政



惠帝崩懷帝立

惠帝崩懷帝立

三子

靡從命不亦難乎況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為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于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為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敗于許昌也自牧冀州羨乃避之惠帝之幸長安以羨為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為中書監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為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諡曰元有三子祇允裕祗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祿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侯傳自非一時之秀亦

曷能至于斯惜其參緘於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
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宜伯協恭孝
之規子若之儒素為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
鑒以公亮升溫羨以明寤顯屬于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柏之
後彫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欽既博雅表亦貞肅鑒績克宜溫聲載
穆同鏘玉振爭芬蘭郁

